

吉林紅旗譜之七

矿山勇士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这本小冊子中，写了劳动模范朱先祿、任守才和姜淑琴的事迹。

朱先祿是全国聞名的夹皮沟金矿 101 快速掘进队的队长。101 快速掘进队是全国掘进纪录的不断创造者。書里細致地描写了朱先祿和他的掘进队創造纪录的过程；也写了朱先祿同志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社会主义优秀建設者的过程。

任守才是白城造纸厂的青年工人。他进厂六年，曾获得五次模范称号，并搞了七次带有很复杂的技术性的創造。这本書里着重地講了他的第七个創造的过程。通过第七个創造，反映了任守才的勇往直前、朝气蓬勃的气度。

姜淑琴同志是大赉罐頭厂的女工。她在高温的工作环境中，勤勤恳恳的工作，保持了五年全勤。几年来，她一直是全国、省及县的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矿山勇士 (吉林红旗譜之七)

本社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1号

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 字数：19,000 印数：5,000 册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T10091·179

定价(5)：0.12元

矿·山·勇·士

王 青

在省工業交通劳动模范代表會議期間，我結識了一個矿工，名叫朱先祿，是夾皮溝金矿一〇一快速掘進隊隊長，廿六歲。

他領導那個掘進隊創造的掘進紀錄，是全国最高的。

我和朱先祿嘮起來了。

朱先祿，原是一個農民，八年前，到了老牛溝金銅矿當搬運工人。

“想起那時候，真是頭腦簡單得好笑啊！”對往日的回憶，似乎使這年輕的矿工有些感歎。一轉眼，他又象孩子似地歡笑起來，滔滔不絕地從過去談到現在。

“剛到矿上那牛，我才十八歲，可是……”他把緊靠著椅背的魁梧的身體往前擲了擲，用粗大的手掌拍了拍寬闊的胸膛，才繼續說下去：

“當時，我身體長的跟現在差不多，高大、結實、有力氣！兩千斤重的矿車，別人是兩人推一輛，我一人就能推一輛，還跑的挺歡。站在二百公尺以外，就能聽見我的車聲，常有人离老遠就吵吵：‘朱先祿推車

来了，快讓开路！’凡是要力气的活，我都能毫不犹豫，拿起就干。因为我干得愣，干得猛，大家就管我叫上‘朱大虎’！活虽說是干了，可是，我心里想的，跟大家想的，干脆是兩碼事。我出力气是为的多賺点錢。

“干了一气，攢了不少錢。有一天，我跑到領導那去說：‘我不干了，要回家了！’領導一怔，忙問我：‘为什么？’我說：‘我掙的錢不少了，得回家結婚去，我的未婚妻在乡下。’領導又問我：‘你舍得离开咱們的矿嗎？’我半天沒答上話，可心里有点納悶，为什么是‘咱們的矿’啊？不过，說实在話，在矿上住了二年，要走，也觉得怪难割舍的。領導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心思，給我講了好些道理，一心想讓我弄明白为什么是‘咱們的矿’。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閉上眼，一会儿看見我那本几百塊錢的銀行儲蓄存折，一会儿看見我的未婚妻……，一会儿又是矿山，矿上的人。我推着矿車跑的格拉格拉声，也总象在耳边不停地响……。

“天快亮的时候，我到了坑里，看見凿岩工采的大量矿石，堆得象座山；搬运工推着小矿車忙着往外运……矿車走到半路突然停下了。这时，有个工人指手划脚很不滿意地說：‘这不，往日朱大虎推的那輛車停在那儿没人推，还擋道，真成了絆脚石了！’听了这

話，我一驚，立刻就從夢里醒了過來。起來，披上衣服就去找領導，告訴他：‘我不離開咱們的礦了！’領導拍著我的肩膀問：‘想通了？’我答：‘想通了！’領導又關切地問：‘那麼，婚事怎麼辦？’我說：‘那好說，以後再辦吧！’領導又問：‘未婚妻不會埋怨你？’‘她——不會！’問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可是我的確知道她不會埋怨我，她不是不講理的人呀！”朱先祿的眼神里掠過一道幸福的光彩，不用解釋就可以使人理解：他有一個勤勞溫存的妻子。

“以後，你就一直安心在礦上了吧？”我問。

“心，是安下了。不過，我又遇到了新的問題。這就是：能做个真正的礦工，光憑拚力氣是辦不到的！”說完，他一口氣喝完了一杯茶，似乎是在做長談的準備。

“1952年6月，領導上調我去做當岩工。起初，我以為自己有力氣，不會有難倒我的活兒。我是個新當岩工，趕不上老當岩工技術熟練，又生怕拉在別人後邊，就拚著全身的力氣猛干。我抱著‘慢雀先飛’的主張，天天早來晚走。有時候，井下出了水，我顧不得掏，就泡在水里干；有時候，又嫌當岩機放在架子上操作費事，干脆，一鼓勁兒抱在懷裡打眼。這樣，也創造了几次新紀錄。

“有一天，我正抱著當岩機在打眼，偏巧黨委書記來了。他守在我旁邊看了半天，沒說什麼就走了。

下了班，他立刻把我叫去，先問我：‘抱着机器干，夠累了吧？’我心想，累是累，可千万不能說出来，說了，下次准不叫这么干了。就裝出不累的样子回答：‘一点儿都不累，跟放在架子上操作差不多！’沒料到，党委书记走上前来，摸摸我的后背——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还没干。他盯我好一会儿，然后用特別爱撫的口气說：‘朱先禄啊，朱先禄，你是个好小伙子，干劲儿真猛，真足！可是，光憑干劲儿不行啊！瞧你累的！你想想看，这样下去，凿岩效率还能提高多少？’我細一琢磨，他这話問的对，憑着拚体力，我虽然創造了几次纪录，效率也都不高。就象原来騎的是駱駝，現在又換上头牛，差也差不几步远。那么，怎么办呢？我眼盯着党委书记，迫切地希望他指給我一条路。可是，他沒有立即告訴我该怎么办，倒是講起矿山的远景来。他說，矿山的一些主要的体力劳动，將來都会由机械来代替，象打眼放炮、运搬矿石这样的活，也完全可以实现电气化！多么好啊！我听了，觉得很新奇，也很盼望，就急着問他：‘我們矿什么时候能那样呢？’他反問我說：‘你看呢？’这可把我給难住了。党委书记笑了起来，亲切地對我說：‘每个人的努力，都关系到这远景到来的快慢。比如說，大家都不單是憑拚体力，而也能拚拚腦力，多想些办法，改进打眼放炮的技术，运搬矿石的技术，矿山管理的技术，……那美好的日子就会来得快

些。’听了这话，我心里顿时象敞开两扇大门，脑子里豁亮多了，就象前边有一个领路人，只要你不离开他走，还怕不早到目的地么！”朱先禄的脸上又浮现出一道光彩，就象乘迷失方向的海船远航的旅者，突然遇见灯塔时才有的那种光彩。

“从打那，我一心琢磨怎么能使凿岩效率提得高些，更高些。1953年3月，我们试验着把一个兄弟矿的成功经验在我们那里推行。那是一项快速天井经验——主要的就是把原来凿岩时搭的笨脚手架子改成活动吊盘，好拆好装，可以缩短辅助工作时间，增加纯凿岩时间。”说着，他摘下衣袋上挂着的那支钢笔，翻开小本子，一边用画图帮助我理解那先进经验的内容，一边讲下去：

“就在这一次，我们遇到了难题。正常作业的时候，一组九个人分三班工作，多数人都习惯了旧的一套作业方法。冷丁试行新法作业，不能立刻收效，有人就灰心了。有一天，我和另外两个同志上第一班，到了下班的时候，没有人来接班。我们又继续干了八小时，可是还不見第三班的人来接班。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放下不管啊，于是，又坚持干了八小时。连续一晝夜沒有出坑，效率也不見提高，我们三人也怀疑起来：莫不是这经验不行吧？

“这时候，坑党支部书记又把我找去问：‘为什么

你們連續廿四小時沒下班?’我說：‘先進經驗推不開，大家情緒都不高，沒人接班，我們只得堅持下來!’支部書記緊接着問：‘你們一個班能堅持多久呢?’我說：‘堅持到把先進經驗推行成功!’他搖搖頭說：‘精神是好，可你想得太簡單了。記住，一定得團結大家一起干!你該鼓起大家的信心，使大家都願意積極參加這次試驗。那樣，力量大，成功才會快!一支箭往外射，可不一定能射中目標，好多支箭一齊射，總會有一支能射中那靶子的紅心!’

“我听了支部書記的話，二話沒說，就往外跑。那是個雨天，雖然我飯沒吃，覺沒睡，讓雨淋着，倒覺得涼冰冰的怪好受。我翻過山，到四五里路外去，挨家去找那些沒來上班的人。別人還都好辦，答應第二天準來，就是到了常廣居家，碰了個大橡皮釘子。常廣居他老婆慢條斯理地對我說：‘你找常廣居上你那組干活去呀?不行啦!我們大人孩子得吃飯，可你們光顧推廣什麼經驗，錢掙的可不多呀。我們領不到超額獎了，他不去了，你別再找他了!’常廣居倒沒說別的，只跟我說：‘行啦，明天我去上班就是了!’可第二天，別人真來了，就常廣居沒到。我知道他昨天說的是假話，下了班，又翻過山去找他。想不到，他听我進了大門，就從後窗戶跳了出去，連面也不給我見。我真愁住了，可是好象暗中有個聲音叫着：‘朱先

祿呵，光这么空口白牙地來，你還是團結不了常廣居這樣的工人。你必須另外想辦法，把先進經驗快搞成功。他就會回來的。’回到組里，大家關心地問：‘老常來嗎？’我肯定地說：‘我們先干吧，過幾天他准能來！’

“這時候，領導上把團員周景信調到我們組來了。這是一股政治力量，別提我有多高興了！那天，我跟周景信正在琢磨怎么把吊盤使得好。兩人圍着吊盤轉了半天，也沒想出好辦法縮短裝卸它的時間。干過了一陣子，周景信忽然發出驚喜的叫聲：‘有門兒了，有門兒了！’我忙問他：‘什么門兒？’他湊到我跟前指着吊盤，異常興奮地說：‘你看，咱們現在每擲一個地方作業的時候，兩個吊盤都得擲動一次，若是只擲動一個，留一個在原地，不行嗎？’我一看，是能行啊，樂得差點兒把周景信的手給捏碎了！我們立刻試驗，果然，效率提高了一倍。

“說也怪，腦子不動就罷，一動就有連串的竅門往外湧。這以後，我們又改進了吊盤大梁，推行了軟梯，效率從一倍提高到三倍，又到六倍。每月采礦進度從不到卅公尺，一下子進到一百六十七公尺，創造了全國快速天井的最高紀錄。”

“那麼，常廣居該回來了？”我問。

“是啊，推行先進經驗的結束不光是工作效率提高了，人的認識也變了。我們當岩進度月月超過定

額，常廣居主動找我來說：‘組長，讓我回來吧，再推什麼先進經驗，有多大困難，我也不跑了！’當然，我們是歡迎他的。

“1953年9月18日，我入團了。我知道，做一個團員，是黨的得力助手，可不是簡單事。應該是困難面前的勇夫，團結群眾的榜樣，鑽研技術的能手。……”朱先祿興奮得聲音也高起來。

“入團以後，你就到了夾皮溝金礦嗎？”我急于知道他在夾皮溝金礦進一步創造全國最高紀錄的事。

“是啊，1954年，老牛溝礦和夾皮溝礦合併了。夾皮溝礦的任務重，領導上把我們組調去，補充那里的采礦力量。

“剛到夾皮溝，覺得好些地方跟老牛溝不同。工作面的坡度，跟老牛溝也相差很大。最初那些日子，我們的經驗沒發揮優越性，並且遠遠落在別的小組的後邊了。人家一天打十八、九個眼，我們才打八、九個，還累得滿身大汗。有時候，因為掌握不准坡度，機器也掉在地下了。可是，我們組的幾個同志已經經過幾次鍛煉，這次都沒灰心，一心想把工作搞好。

“有天下班後，我和我們組的于洪財去洗澡。正洗着，聽隔壁有個工人跟人在講：‘朱先祿還是老牛溝礦的先進人物呢，來到咱們夾皮溝礦可不行了，淨跟機器摔跤，象個黑瞎子似的！’說完，幾個人笑了起來。我

心里怪不得勁儿的，于洪財呢，更沉不住气，想过去和人家分辨几句。我一把拉住他，悄悄地說：‘不要去，他說的对，咱們是干的不好，得努力呀！三个月以后見面吧！’

“可是，拿什么去‘見面’呢？我跟組里同志一商量，除了繼續鑽研技术，推广先进經驗而外，沒有更好的办法。我們尽快地熟悉了夾皮溝矿的特点，又利用‘双垫板’、‘边打眼边准备’的办法，縮短了輔助工时，增加了純凿岩時間。这样，我們一下子就突破了定額。定額是二十八吨到三十六吨，我們达到四十吨，最高到了一一七吨。矿上很多工人都到我們組来参观，有的还帶着尺，量量我們是不是真超过定額那么多。

“越在这时候，就越得严格要求自己，越該想到：‘这个紀錄，只不过是暂时高些，正有很多人在追赶它，稍一松勁儿，就会拉后的。’

“夾皮溝矿当时有个生产关键等着解决：掘进赶不上采矿的情况很严重。就好比沒鋪好铁路就要走火車一样。每月掘进才七、八十公尺，最高一百二十公尺，可是采矿紀錄早已經突破这个数了。这就叫不能平衡生产啊！到了1956年生产高潮的时候，这問題就显得更突出了。三月份，算了一笔賬：因为掘进赶不上，四月份的采矿就有停工的危險了。誰也盼望火速解决这个关键。这时，領導上把我調去搞掘进了。我知道，

这次調动，是党、团对我进一步的考驗；是工作本身又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我暗下决心：这一去，只能赢得胜利，不然，絕不回头！

“当时，矿長也下了好大决心，要打开掘进赶不上采矿的局面。他对我們坑長下达了一項命令：掘进效率要提高一倍，在三月下半月的十四天里——当时三月份已过去十七天——掘进要突破一百公尺。当时一个月的最高纪录才一百二十公尺呀！

“坑長領下了任务，就向我說：‘朱先祿，你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期限里掘进一百公尺么？’我想起在老牛溝矿的时候，看見一个實習的大学生拿过的一本苏联杂志，那上面介紹过一种用‘橫架子’的先进經驗，正可以解决夾皮溝矿凿岩时不能清巷，清巷时凿岩就得停工的矛盾，可以使二項工作齐头并进，掘进效率就能大大提高。我告訴坑長：‘放心吧，行！’果然，那个办法帮助我們在十四天中突破了掘进百公尺的任务指标，达到了一百三十公尺！

“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會議的时候，苏联派来参加会的代表团里，有一位先进生产者薩賓宁，他是个出色的矿工。我跟他学会了綜合工作队等三項先进經驗。这些經驗，使我們的掘进纪录又进一步达到了二百一十四公尺——是当时全国矿山最高的掘进纪录。”朱先祿合上了他的小本子，又繼續說：

“不过，我們掘进队并不是自始至終的全国最高纪录的保持者。你知道馬万水小組嗎？”他对我这个不熟悉矿山的人出了第一个題目。

“是龙烟鉄矿的旗帜吧？就象你們队在夾皮溝矿一样！”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是否能及格？朱先祿全沒加可否，可又出了第二个題目：

“我們兩組竞赛的事，你知道吗？”

我只得摇头了。

“这事說起来可有意思呢！去年六月，全国黑色金屬矿山召开交流生产經驗大会，会后，有几个矿山邀我和助手一起去表演。我們有机会到了龙烟矿，認識了馬万水小組的同志。他們当时的掘进纪录虽然只有一百零八公尺，可是，工人的勁头非常足，他們真是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們赶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更需要毫不保留地把我們的經驗都表演給他們看了，若是他們都能用上，才称心呢！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相貌和性格，各个矿也各有特点。龙烟矿的岩石就比我們夾皮溝的要硬，我們原来那些凿岩經驗，对龙烟矿不完全合用了。难道我們强調这些原因而拒絕表演么？还是按着我們本来的作法表演完了事，根本不管他們适用不适用呢？或者是根据龙烟矿的特点琢磨新的办法呢？我們决定采取最后一个办法。我仔細地观察了龙烟矿岩石的情况和工人

的操作方法，最后集中了几种打眼方法的优点，充分发挥打眼放炮的效能。结果，用这个办法，在硬岩石的条件下，龙烟矿的掘进进度就可以突破二百公尺。

“后来，馬万水小组又派人到我们矿上实地学习过。他们回去以后，龙烟矿的进度已经从一百零八公尺躍到一百五十一公尺，又提高到一百七十一公尺。今年三月，我们队里的同志又传颂着工人日报上登的一条好消息：馬万水小组学习夹皮沟101快速掘进队的经验，二月份月进度已经达到二百五十公尺（并且正争取达到三百公尺），突破了101快速掘进队保持一年多的全国纪录！”

“为这事，那几天，我们又喜又急。喜的是，全国掘进纪录越来越高，馬万水小组躍进了一大步；急的是，我们落后了，必须得快快赶上！”

“我们一边给馬万水小组写信祝贺，一边酝酿赶过他们！并且在信里告诉他们：我们一定要赶过你们，突破四百公尺！希望你们能再大大跃进！”

“由于坚持不断地推广先进经验，三月份，我们月进度突破了四百公尺，把馬万水小组赶过去了！”

“不过，还只能说这是暂时的领先，不知道正有多少个馬万水小组酝酿夺取全国掘进冠军呢！”他把那支握了很久的钢笔，重新插到衣袋里去。

“多少矿山的先进经验在你们矿上开了花结了果

啊！”我不禁贊歎。

“是啊，是‘多少个矿’的先進經驗！有一些經驗，我們把它們揉合起來應用了。現在真不好說哪項紀錄是哪項經驗的直接效果了。所以，有人說：‘全國礦山掘進最高紀錄的創造者——朱先祿’，是不對的。應該改成‘全國礦山掘進最高紀錄的創造者——中國礦工和蘇聯朋友。’

“最後，我想把我們最近的目标告訴你：今年六月，我們就將使掘進紀錄比現在翻一番，達到八百公尺！”



你可知道八百公尺的意义么？——英国的最高纪录才六百公尺！

1958. 5. 5

第七个創造

劉 風 儀

杏花，一夜之間突然滿枝開放，似乎在用它的笑顏，來為省工業交通勞模代表大會錦上添花。我懷著象杏花怒放那樣心情，去訪問了勞模代表中的一個年青人——任守才。他今年才廿四歲，是共產黨員、白城子造紙廠的工人。他從前是放牛娃，進廠六年，五次當選為模範，搞了七次帶有很複雜的技術性的創造。

好，就讓我來講講任守才同志的第七個創造吧。

—

前年秋天，一個晴朗的早晨。陽光從玻璃窗射進來，把抄紙車間照得明亮耀眼。機器嚙嚙地歌唱著、轉動著。抄紙工人們，有的穿著工作服，有的光著背，在烘鋼一旁歡樂地奔來奔去。突然，在一號機上發出驚人的喊聲：

“老張，別慌，穩一點，不要緊！”

“身子往下蹲蹲，蹲！”